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吴小如 著

WU XIAO RU ZHU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鹿 图 吴昌硕

吴昌硕书画作品集补编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吴小如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吴小如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696-346-4

I. 吴... II. 吴... III. 京剧—表演艺术—文集

IV. J8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6631 号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吴小如/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00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346-4

定 价: 18.00 元

自序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1
• 自序

拙著《戏曲文录》自2005年由中华书局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分别厘为三册重印，已近于灾梨祸枣。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中谈戏曲的长长短短文字，未及收入《文录》。承天津古籍出版社关爱，愿把它们搜罗到一处，再出一本，这样对读者查找起来会更方便些。于是就凑成了这本《戏曲随笔集补编》。

《补编》共三部分。先谈第一部分。说来话长。我初中未毕业时，便已开始习作剧评文字，那时约在1934至1936年，是受了我姨外祖张醉丐老先生的影响。当时只是写着好玩儿，毫无藏诸名山之想。彼时的文风，一个写剧评的人对演员和剧目想批就批，想骂就骂，想捧就捧，毫无顾忌，当然也没有什么标准和原则。我曾用过好几个笔名写这类文字，大都由张老先生拿去略加修改予以发表。这些即兴信手之作，根本未留底稿。这种积习直到1949年后，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年逾而立，才逐渐爱惜羽毛，写文章也比较认真对待了。关于戏曲方面的文字，也开始有选择地留底稿，大部分都保存在拙著《台下人语》里。在这之前所写的任何大小文章（不仅是谈戏曲的），我都没有拿它们当回事。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与时俱进，社会上对上一世纪整个文化事业的成果不断做出新的评价。好几位热心的朋友在他们搜集旧资料的同时，每逢遇到有昔年发表的拙文，都向我提供



线索或把材料复印下来径行惠寄给我,有的好心人更劝我拿出来重新发表。经过再三筛选,认为有一小部分拙文至今还未尽失时效,便辑入《补编》以充篇幅,名之曰“旧文一束”。这只是我三十岁前所写有关剧评的极少一部分(绝大部分文字都找不到了),但基本上可以代表从彼时一直到今天对戏曲艺术(主要是对京戏)始终坚持的观点。至于虽找到或根本找不到的其他那些文字,我自认无异于垃圾,任其自生自灭可也,就不必管它们了。这里特别要感谢龚和德先生和陈志明先生,“旧文一束”中的文章有些是他们两位提供的。

第二部分是完整的回忆富连成众多演员(包括几位大师级的艺术家)和某些基本失传剧目的一份资料,最后脱稿于2003年。文章里提到的一些演员如于世文、王世续、茹元俊等,不久前已谢世,很令人痛悼惋惜。由于这部分文字是分三次发表的,陆续有热心的读者来信为拙文作补充。现在把沈阳青年朋友刘新阳君的一封来信附录于后。另外,四川雅安的王玉柱先生也来信告知,老生孙盛辅是在雅安病逝的,孙晚年一直生活在四川。谨在此对他们深表谢忱。

最后一部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写成的有关戏曲方面的杂文随笔,总名“杂稿一束”。诚如本书责编赵娜君所说:“这部分文章可真够杂的。”其实这还不是近十多年来所写戏曲文字的全部,有些仍被我删汰了。我想,这本《补编》似乎可以算作我一生所写的谈戏文章的一个句号了。其中有的观点(如“移步而不换形”)在文章发表之初即遭到批评,但我未予反驳。只要它们还有读者,我想是非自有公论。知我罪我,敬俟来哲。

综观我这一生,可用“窃吹簫字,一事无成”八字作结。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员,谈不上有专门学问。虽出版了十几册小书,却没有一本算得上真正学术著作,迟早会成为过眼烟云。因此不论在我生前或身后,我绝对不想出版什么“文集”,更不要说“全集”了。在

我生命结束以前,能做到俯仰无愧怍(这已很难实现),便于愿已足。借此机会,谨向我的至亲好友和爱护我的广大读者打个招呼,诚挚地表个态。

这本小书得以出版,多亏了天津古籍出版社刘文君社长和责编赵娜君,除了感激,还允许我向她们表示敬意。

吴小如

2006年7月写于北京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3
• 自序



目录

MU LU

旧文一束

《立言画刊》三周年称庆 ——兼勗李少春	3
余门弟子李少春应多演老生戏	4
闻所闻而来的消息	5
忆荀慧生《十三妹》	6
收音机中听冬皇《失街亭·空城计》	9
听谦和社	13
张李平议	17
论梁实秋先生谈旧剧	20

鸟瞰富连成(上)

小引	27
一、从“喜”字科演员谈起	28
喜连成六大弟子	28
雷喜福及其他“喜”字科生行演员	30
侯喜瑞	34
“喜”字科其他演员	39
二、“连”和“富”字两科演员	41
生行的“双子星座”	41
“四大名旦”以外的旦行名宿于连泉	48

“连”字科的净行演员	51
“富”字辈的丑行演员	54
“连”、“富”两科的武生和小生	57
“连”、“富”两科的武旦和武净	62
“连”、“富”两科其他行当演员	65
附录:重读《富连成三十年史》	66
善待戏曲文献	
——说《富连成三十年史》	69

鸟瞰富连成(中)

1932年初入关时所看的三场戏	73
“盛”字科老生行述略	78
小生巨擘叶盛兰	81
“盛”字科的几位武生	85
“盛”字科旦行述略	88
孙盛文和裘盛戎	91
“盛”字科其他净行演员	97
王长林的衣钵传人叶盛章	99
“盛”字科丑行二怪杰	104
“盛”字科丑行纪盛	106
补遗	109
附录:钮骠同志来信	110

鸟瞰富连成(下)

尚小云援手时期的富连成	117
两种要求和两种水平	
——一段题外闲话	122
李世芳和毛世来	126

“世”字科的老生群体	131
“世”字科的武生和小生	136
“世”字科的武旦和老旦	138
“世”字科的文武花脸	140
“世”字科的文武丑	142
略谈“元”字科的几位武生	145
结语	147
附录:刘新阳来信	148

杂稿一束

谈马补微

——致汪曾祺	153
1991年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观后感	155
京剧温故知新录(四篇)	161
艺术效果不能靠“人海战术”	178
从梅先生的唱腔谈起	179
朱继彭著《童芷苓》序言	182
周明泰先生对京剧史的贡献	191
王瑶卿评四大名旦	192
简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辞典》	194
抢救谭派 振兴谭派	

——程君谋先生演出台本谭派五剧序	195
一出新编历史剧给我的启发	197
从“身份戏”说开去	198
试论“移步而不换形”	
——关于京剧表演艺术的规律问题	200
怀念翁老 学习翁老	
——在纪念翁偶虹先生逝世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215

台下人谈京剧编导	218
关于吴同宾著《京剧知识手册》的初步意见	219
读《余叔岩与孟小冬唱腔集》	220
谈戏与治史	224
朱家溍先生与京戏	226
《武生泰斗王金璐传》序言	229
附录:王金璐的敬业精神	233
宝刀不老王金璐	234
马连良及其老唱片	
——纪念马连良先生百年诞辰	236
赵永伟后生可畏	243
从《跳灵官》谈起	245
传统京剧结尾质疑	248
寄厚望于津门“铜锤”诸君	250
从郝派个人本戏《桃花村》谈起	252
剧评比书评难写	254
“评委”应懂戏	256
“宁穿破,不穿错”	258
《京剧脸谱艺概》序	260
愿逝者安息	
——重印《京剧知识词典》跋	262
《王金璐舞台人生画集》序	264
礼失而求诸“非卖品”(一)	
——何时希辑《京剧小生唱腔选集》	268
礼失而求诸“非卖品”(二)	
——《齐崧先生文集》	269
附录:听吴小如先生谈戏	顾永新整理 271

旧文一束

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





《立言画刊》三周年称庆——兼勸李少春

《立言画刊》之成，倏三易春秋。三年来成绩之最可观者，吾意仍推戏剧文字。凌霄汉阁主老而弥辣，景孤血先生博而弥精，余最喜之。自红叶先生以次，皆秉笔侃侃言，诚所谓“立言”也。吾为《立言》庆，亦为“立言者”庆。以评剧之精神，大而及于家国，则《立言》之为“立言”，真太上三不朽矣。此非过誉，实信而有征。吾本局外人，居津沽，不与名士交，闭户读书，暇则买歌以自遣，有所感则寄之于言，如是而已。“立言”之道，于我何有！固知吾所以誉《立言》者，非偶然也。

本“立言”之旨，而思及李少春焉。少春小达子子，叔岩徒。吾于叔岩，无间然矣。方少春之拜叔岩为师，喜不自胜，而竟不以为实有其事。瞬已数年，而吾期于少春者愈甚。少春好争气炫名，排《十八罗汉》、《美猴王》诸戏问世，闻李宝奎与有力焉。吾最不然。今春在报端曾大张吾言，少春未尝改；又闻叔岩不“真”授少春，以少春演猴戏故，益叹其智之短。顷报载少春在东北，未动猴戏，而以《战太平》诸剧飨顾客，岂真“邪不侵正”之确消息耶？抑传闻之为少春饰颜色耶？吾思海内执笔诸先进，鲜有不嗟惜少春者，未尝无以笔墨相箴规者；所以不辞“忠言逆耳”之意，殆本“立言”之旨而已。少春果能从谏，则梨园菊苑，异彩光明将大为展放，孰曰非吉兆也！是“立言”之所以为《立言》，洵不虚耳。

今少春载誉归来，英气夺人，吾辈“戏饕”，自以先睹为快。果少春能存“自勉”之志，体“立言”之功可绩，从此洗刷旧迹，顿异往日，又岂独少春一人之庆！盖叔岩已风烛残年，少春有悟，应如何赤诚向学，以“十二分”之全力，作未来梨园之“主人翁”，则岂但少春一己之生活名利而已。少春宜三思也。

（原载 1941 年 10 月 4 日《立言画刊》158 期）



余门弟子李少春应多演老生戏

上次李少春来津，曾演《打金砖》一次。其后报载，以非乃师叔岩亲授，今后不再演唱。此次到津，此剧又一度上演，惟在北京则不敢一露，因叔岩有话故也。鄙意《打金砖》虽非叔岩亲授（指《绑子上殿》一折，其为非余派一听便知），但毕竟还是一出老生戏。少春在跑码头过程中，曾演出不少老生戏，而这些老生戏未必即“余叔岩亲授”，如《探母》、《失街亭》皆是。但纵非“亲授”，以不佞观之，每出戏总可以打个七八十分。非必不经老师亲授即一无足观也。由是言之，只要是老生戏，特别是余派戏，虽非亲授亦能演；然则非余派戏即无论如何亦不可演乎？吾不然之。今姑以《打金砖》为例而言之。前段《绑子上殿》（今乃以全部剧名《上天台》为此折之专名矣）有大段三眼，王九龄之绝响，而谭派每视为畏途。自英秀以下，叔岩轻不动。盖谭、余既限于天赋，亦碍于扮相。老谭清癯而叔岩倜傥，不适于演王帽戏。若谭、余演《戏凤》或《摘缨会》则尚可，演《上天台》则体貌不称。于是此处戏自许荫棠、刘鸿升后，竟几成广陵散。惟时智依（慧宝）偶尔古调独弹而已。而擅演全部带二十八宿归天者，仅有一负有“王驴”绰号之王泊生能演之。李少春自沪北上，习有此戏，虽来自外江，源实出京朝，北方演《打金砖》者，近年唯少春一人而已。少春此戏，前半虽不皆铿锵卓越，亦颇饱满流畅。间有一二古腔，闻之亦足心旷神怡。后半刘秀归天之吊毛、抢背、僵尸与倒插虎，应有尽有，且靡不称职，堪称精彩之至。舍此而不演，不知缘已偷工，抑恐违抗师命？若以偷工而言，而少春重唱之戏，若《奇冤报》、《探母》、《失·空·斩》，何戏非一气呵成；若以恐违师命而言之，则《十八罗汉》、《美猴王》乃至《伏魔装鬼》、《五百年后》云云，又何一是余大贤亲授？叔岩反对少春之演猴戏，本不自今日始；所以引为藉口者，无非以为此特营生宝钥，



姑假以糊口云尔。今乃以演正式之失传老戏，叔岩反斥其非乎？少春之最荒唐者，莫过于大演其《铁公鸡》。此本海派戏中荒乎其唐之戏，程永龙、曹宝义（即小宝义）辈用以炫惑耳目，遂尔流毒于今；李万春、李盛斌再接再厉，复以永龙之二十四本《铁公鸡》（甚至“铁母鸡”）问世。少春今固已身入龙门，即成“正果”，何竟效彼人之末技，动辄“一至八本”云云，即迫于戏院主人之权威，以“卖座率”为条件，乃至毫无自忏自恶之意耶？此而能演，此而不惧见责于乃师，《打金砖》何辜，乃独为“余派传人”打入冷宫，何厚于彼薄于此也？少春所演老生戏，不佞无不竟睹，每有所是非，辄笔之于书，且每与真正余派戏路相比勘，某戏与余派相差若何，相埒若何，言无不尽。所以如此，既爱少春之才艺，且惜此戏路不得陨坠耳。若少春果似是而非，于观众何有，于知音何有，于乃师乃父何有，于其本人何有，至于艺术之传与不传，盖无足道矣！

夫贾来叔岩弟子头衔，而惟《铁公鸡》、《十八罗汉》是务，即谓少春真心悦诚服于叔岩，吾亦不之信矣。向吾为文为少春张目，人谓我过爱之，且每以少春演猴戏为非相责于我。其实少春于我也何干，我之所以受责，即众人期于少春厚之表示。吾既数勉而数诫之，少春之信或否，吾不得而知也。吾固以絮叨自命者，因又为此言于少春，且质之爱少春厚者。1941年10月1日于沽上。

（原载于1941年10月18日《立言画刊》160期）

闻所闻而来的消息

程砚秋在天津座是没少卖，钱是没少赚，骂却也没少挨，园子（中国戏院）经理笑，班底角色落（读去声，盖所谓剩两钱为落也），笔者不善交际，间或以糊口资余买歌遣闷，闲来写写稿子而已。日前碰到几位朋友，他们都是“少爷”、“老爷”，一向不大来往的，可是见面之后，他们却供给我不少写稿的材料。程砚秋来津所以挨骂，



便是因为叶庸方的莫仪问题。天津新闻界因与庸方叶氏生前都很有交情，一见砚秋只送了“四元”联币，实在有点对叶氏太不像话，生前砚秋多少得沾叶某人点光，今乃以四元莫仪出之，未免不情。于是高揭“戏子无义”之义旗，向程讨债，甚至程的玩意儿也受到非驴非马的讥刺。可是据砚秋告诉我的朋友，这里面也有不少曲折，便是程之与叶，叶实对不住程。最使程不快的便是长城公司那张“四五花洞”。那时程砚秋正要赴法，叶氏定要程灌片，在临走的前几天（直到前一夕）才灌了长城的那几张“荒山泪”“桑园会”等，而“四五花洞”一片，动机实出于叶，而尚绮霞、荀留香因次序关系皆不肯灌，程乃亲劝慧生，让他唱第二面的头一句，小云唱头一面的第二句，自己唱第四句，荀始首肯。叶氏亦表示此片非卖品，“四大”也认为这是玩的性质，权留作纪念而已。则“四五花洞”之成，程力不小。哪知出片之后，竟销售最多，显见庸方食言。而程在长城所灌诸片，叶已向公司领款，可是砚秋手中只有合同而无报酬。砚秋说，我要是拿合同向叶家子孙要钱，钱到手后，我送一百一千，也觉着我大方。谁知我饶不向人要钱，反露出我小气。再说送礼是来往的事，我送的少，将来我有事时，人家也不至多破费。我若一味大方，将来反形容人家不够格，所以少送。可是还有不送的呢！如果知名者要替叶氏料理身后募捐筹款，那我自然头一个出名，若是应酬份子，原是礼数而已云云。照这话说，砚秋也不算无理，不过这是一个闻所闻而来的消息，笔者不敢确信。好在尚荀程诸君，皆有征可证，程说这话也是“非一人知”者，不难证明。

（原载 1941 年 10 月 25 日《立言画刊》161 期）

忆荀慧生《十三妹》

荀慧生年一来津，辄作壁上观。非迷荀也，实叹才难，不忍失之交臂耳。去岁杪荀又献艺津中国大戏院，聆其《十三妹》与《元宵